

别情依依

程荣进 著

我们如海鸥之与波涛相遇似的，遇见了，走近了。海鸥飞去，波涛滚滚的流开，我们也分别了。

——泰戈尔

长征出版社

依依情别

程荣进 著

长征出版社

2002年7月·北京

7
4

责任编辑：钟希平

封面设计：薛 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情依依/程荣进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2

ISBN 7-80015-775-X

I. 别... II. 程...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565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奥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8 印张 2 插页

176 千字 印数:1-2100 册

定价:18.00 元

ISBN 7-80015-775-X/G·206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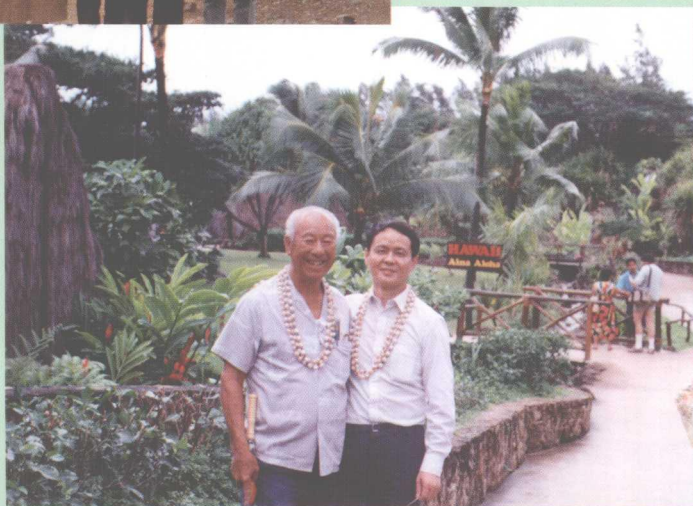


- ◆ 华人朋友诺曼夫妇携女儿来北京领养刚出生的男孩。(1985)
- ◆ 沈大夫在美国看望她帮助领养的小男孩和他的姐姐。(1990)
- ◆ 同印尼巴厘岛上导游在一起。(1988)





- ◆ 与美国《亚省时报》社长甄硕钦夫妇(中)在大峡谷。(1994)
- ◆ 凤凰城邝先生(右二)陪同前往大峡谷途中。(1994)
- ◆ 夏威夷华人长者毛先生(左)陪同访问波利尼西亚。(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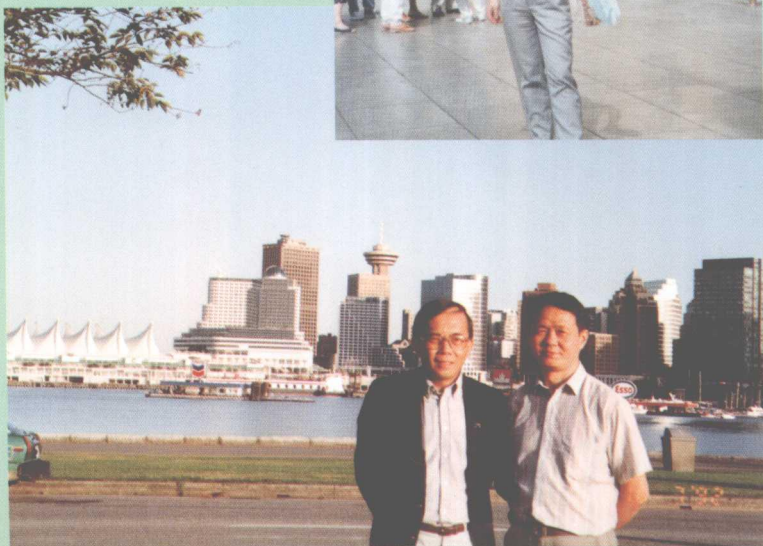


- ◆ 同俄罗斯布拉哥维申斯克市的孩子在一起。(2000)
- ◆ 布市小贩兜售邮品。(2000)
- ◆ 在秘鲁的一个印地安人村落。(1986)





- ◆ 初到香港。(1985)
- ◆ 在曼谷的泰国大王宫。(1988)
- ◆ 在温哥华与《大汉公报》总经理杨国荣先生(左)合影。(1992)



目 录

缤纷世界

啊，亚马逊！	(3)
咖啡一样的浓情	(7)
曼谷掠影	(10)
巴厘一日	(14)
雅加达去来	(18)
漫忆温哥华	(22)
初访爱丽斯岛	(26)
徘徊在自由神脚下	(29)
早到的圣诞卡	(32)
静静的普莱西德湖	(35)
阿罗哈，夏威夷！	(39)
峡谷、瀑布慑人心魄	(43)
汤姆斯杯与华侨	(47)
过江就是俄罗斯	(51)
想起了露宿者	(55)
香港人情薄如纸？	(59)

体验香港新机场	(63)
杰出的赵小兰	(67)
华裔电视女主播董恺悌	(71)
我的一家华人朋友	(73)
美国书店里的廉价书	(77)
海外之窗——佛州“锦绣中华”	(81)
小桥流水今犹在	(85)
依旧是吴依软语	(87)
古城潮州一瞥	(89)
相见恨晚话汕头	(91)
在《春蚕》的家乡	(94)
水库泛舟打鱼忙	(99)
记九兰	(102)
别情依依	(107)

美国点滴

经济萧条中的花市	(113)
家庭诚可贵	(117)
牛肉与环保的争议	(121)
关于牛奶的新闻	(125)
食品标签言过其实	(130)
药价贵煞人	(134)
医生自身多“病症”	(138)
商业社会中的隐私权	(142)
连锁店的利弊得失	(146)
步行购物市场风光不再	(150)

报童今昔·····	(153)
报业难题多·····	(157)
悠悠校友情·····	(160)
慈善家阿丝特和她的事业·····	(164)
把竞争机制引入电话行业的人·····	(169)
艰难的角色：美国第一夫人·····	(174)
有趣的老“皇历”·····	(177)
留美学生的“新大陆”·····	(181)
美国货，处处伴随你·····	(184)
旅程有尽，商机无穷·····	(187)
附：我这个美国礼宾司长（塞尔瓦·罗斯福）·····	(190)

小说三题

毋忘我·····	(207)
偶遇·····	(223)
相逢何必在天涯·····	(230)

后 记·····	(244)
----------	-------

缤纷世界

啊，亚马逊！

亚马逊河是一条不同凡响的大河。它的主干和支流密密实地分布在拉丁美洲北部，像一株独木成林的榕树连同它的根系一起，铺展在大地上。可是我们为了亲眼看一看亚马逊，尝一尝亚马逊的水，却费了一番周折。

我们是从秘鲁首都利马前往探访亚马逊河的。当地朋友告诉我们，去亚马逊河并不难，那里是一个旅游点，可以先乘飞机到伊基多（Iquitos）去。我们订了上午六点半起飞的航班，清晨六点钟就到了机场。谁知班机再三延误，从旭日初升到夕阳西下，我们竟等足了十二个小时！直至傍晚将近七点钟，才登机起飞。航行时间倒不长，八时许就在伊基多降落了。

南半球的气温越靠北越热。伊基多位于秘鲁的北部。我们一踏出机舱，就从扑面而来的那股潮湿而热烘烘的空气中感觉到，这里已逼近了热带的边缘。当地一位华侨请我们在他开的中国餐馆吃过晚饭，把我们送到旅馆。旅馆的名字就叫亚马逊（Amazon Hotel）。我们终于首次同亚马逊攀上了关系。但这哪能满足我们急于一睹亚马逊河风貌的心愿？行装甫卸，我们便又驱车上路，向亚马逊河驶去。

经过一条漫长的水泥路，吉普车最后在一片嘈杂的人声

中，在售卖香蕉、玉米、菠萝、西瓜等果品的一个个小摊档旁边停下来。那香蕉是油炸的，玉米是火烤的，散发出一阵阵颇有特色的香味。我们下了车，借着昏黄的灯光察看这小小的集市。小贩们也以好奇的眼神看着我们，揣摩我们究竟是何方来客。走出小集市不多几步，就是一处河埠头。眼前水影森森，只有或明或灭的几个亮点，分不清是船在游动还是星在闪烁。不用问，这就是亚马逊河了。我从资料中和作家们的笔下了解过亚马逊河，都说这条流量居世界之冠的大河奔腾咆哮，莽莽苍苍。想不到初次相见的亚马逊，竟是如此安宁温驯。原来，秘鲁境内的亚马逊河，是它的源头和上游，像一个还在襁褓之中的孩童，蜷缩在母亲怀里。

第二天上午，我们重返这个河埠头，并在这里下船，作一日的亚马逊河之旅。说“下船”，未免有几分夸张，实际上那只是一条六七米长的小舟。上面除了我们几个从香港去的游客，还有一对讲西班牙语的母女，看来也不是当地人。天清气朗，水波不兴，小马达匀称地低吟着，推动船身划过平静的河面。忽然，船头一转，把我们带进了另一个天地。只见眼前一片浓绿：水是绿的，岸是绿的，映在水中的天也是绿的。水流充沛，浩浩荡荡，好像随时都会冲决河堤对它的约束。沿河是连绵不绝的原始森林，林木生机旺发，茂密得几乎连地面都无力承载，纷纷从岸边溢出，寻求河水的支托。

中午时分，我们在一个叫做“亚马逊山庄”(Amazon Village)的地方登岸。这是旅游公司属下的旅店，一座座赭色的木屋依山而筑，屹立在高高的木桩之上。房舍内外的装饰，崇尚简朴自然。没有沙发、地毯，也没有空调、电视，连照明都用古朴的油灯。但听说这里的收费标准，竟同利马的一流酒店不相上下。

别情依依

午后继续登舟前行。再次弃舟上岸时，向导引领我们进入一片原始森林。他手持砍刀不紧不慢地走在前头，不时在一株大树旁停下来，向我们讲解这树的特色和典故。可惜我们几乎都是“树盲”，只见森林，不识树木。尽管他讲得头头是道，我们能留下的印象无非是：某株树很高，某株树真大；有的树，叶片边缘长着锋利的锯齿；有的树你砍它一刀，它会流出如胶似漆的液汁，去弥合自身的创伤……

不知什么时候，向导发出一声吆喝。随即隐约传来一阵回声似的应答。原来，我们正在走近一个印地安人的村子。一个全身赤裸的男孩已在路边守候我们。这个面带稚气、又远离文明社会的孩子，对我们并不感到陌生和拘谨。可是我想，在他心间或许会有一团疑云：天气这样热，为什么这几个人要用各色的布把身体紧紧遮掩？我们相视一笑，跟着他沿小道走去。小道的尽头是一个用木柱和草叶搭成的凉棚。村里的人已集中在这里。他们都赤裸着上身，妇女也不例外。头上插着漂亮的羽毛，腰间系一围裙，长不过膝，同摩登世界的迷你裙相仿。裙子据说是用树皮做的，但色泽和手感都很像质地上乘的麻织品，显然经过一番奇妙的加工工艺。

村民为我们作了表演。他们或牵手，或挽臂，时进时退，唱着我们无法听懂的歌。整个歌舞粗犷而单调。随后，村民们一哄而散，蜂拥到我们身边，邀我们同歌共舞。舞步虽极简便，我们却表现得很笨拙，连举手投足都成了不易驾驭的高难技艺。

一阵短暂的共舞，使我们间的亲近感增强了许多。结束的时候，村民们比先头更加没有拘束了，特别是孩子和妇女。她们拿出各种自制的手工艺品——有骨质的项链、带羽毛的头饰、小巧的弓箭，以及她们自己穿的那种树皮短裙等等，向我

们兜售。我原以为这只是摆弄家珍、邀客鉴赏的例行节目而已，谁知她们兜售的态度竟那么认真，这可难住我们了。当时，我们漫长的南美之行方才开始，行囊中实在容不下任何新添的物品了。怎么办呢？我们惟有借助人际交往中企求体谅的通用语言：微笑，同时搀和着十分的歉意。善良的印地安人表露出来的谅解和大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使我非常感动。我从中体验到，她们把心灵的相通看得远远重于财物的交流。

归途中，重过亚马逊山庄时，那对讲西班牙语的母女同我们分手了，她们要在这里逗留一晚。我好似早有预感：这对寡言少语、相依为命的母女，正处在某种特殊的际遇之中，需要一个环境，需要一种超脱尘世的气氛，来互倾心声，相互慰藉，解开百结愁肠。我庆幸她们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古朴纯真、野趣天成的亚马逊河畔，正是她们所需要的。

我在喧嚣得令人晕眩的城市里生活。如今，每当我想要陷入沉思去考虑某个问题的时候，或者什么也不想，惟求得到暂时解脱的时候，我就会不期然地想起万里之外的亚马逊，会在心底念叨它的名字。

——你可曾听到我的遥远的呼唤？啊，亚马逊！

（一九八七年）

咖啡一样的浓情

“浓情似酒”的比喻，我是相信的，虽然我并不嗜好杯中物。艾青的一首诗中说：酒有水的外形，火的实质。可见，酒能激起的感情，不只是浓，还像火一般的炽烈。惟其如此，它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喜庆佳节，有酒盈樽，是美好的境遇。猜拳行令，一醉方休，就显得百无聊赖。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愿长醉不愿醒”……带给人的的是无尽的感伤。有谁真的愿意一尝此中的滋味呢？——寻求酒的浓情，首先要付出感情的代价。所以对于酒，我总是躲着它。

不久前，我有机会去过一趟南美，到了咖啡的故乡——巴西。咖啡是世界上最大众化的饮品。像酒一样，它也被认为是一种含情之物，但又与酒不同。饮酒通常要有美食伴随，要有高朋满座的热烈气氛，逢到敬酒、干杯时，还要有仰起脖子一饮而尽的潇洒与豪迈。饮咖啡则不要求这些。果真需要什么的话，我想，香醇的咖啡惟求浓情相伴而已。

在巴西，饮咖啡的机会太多了，访友、待客、工间休息，自不必说。在餐室、在街边、在机场、在海滩……咖啡几乎到处伸手可得。对于咖啡，我自认只算得一个不晓事的“喝汉”，因为只会开怀畅饮。一杯将尽，照沏茶的办法，兑点水，又是